

第一章 甘願為藥引

霍瀾音推開窗戶，一道刺眼的光瞬間照進灰暗的屋內，晃得她闔上眼。她下意識地抬手去遮，陽光裹著白皙柔荑，玉指纖纖，柔若無骨。

入了冬，天色一直陰陰沉沉，一場接著一場的雪，將遠處層疊的群山披了一層白。今日好不容易放了晴，染了雪的陽光耀目又寒涼。

「吱呀」一聲，有人推門進來。

立在窗前的霍瀾音不需要回頭，聞著那道濃郁的藥味，就知道來人是「母親」身邊的錢嬤嬤。

今時不同往日，錢嬤嬤進來竟是連門也不敲。

「三姑娘，老奴把藥給您送來了。」

霍瀾音拿著帕子擦窗櫺上的積雪，隨口問：「這是第幾日了？」

「第七日。」錢嬤嬤目光掃過霍瀾音的婀娜背影，神色中藏著幾分幸災樂禍。

霍瀾音手中的動作停頓了下，裹著錦帕的指腹沿著窗櫺將積雪輕輕抹去，才慢悠悠地回身走到桌邊坐下，望著面前褐色的湯藥微微出神。

錢嬤嬤等了等，忍不住開口，「三姑娘，這事兒可是您答應的，可不能到了這最後關頭再反悔。」

霍瀾音垂著眼，神色不變，似沒有聽見。

「三姑娘，您可別怪老奴說話直接，您一個奶娘的孩子，被當成嫡姑娘富養了十六年，得了太多不屬於您的東西。如今身世大白，老爺夫人慈悲心腸，給您養女的身分，讓您仍是主子，這可是天大的恩賜。常言道有得必有失，您得到太多，總要為周家做些什麼，彌補二姑娘些，這才算有良心，不會遭惡報。」錢嬤嬤表面上似在勸她，實則惡意的捅她一刀。

霍瀾音眼前浮現荷珠露出一對小酒窩的巧笑模樣。

錢嬤嬤口中的二姑娘正是周家真的千金周荷珠，被錯當成奶娘的孩子，以霍瀾音婢女的身分和她一起長大。當年的陰謀被揭穿，丫鬟霍荷珠成了府上二姑娘周荷珠，而原本豔驚凱撒的周府二姑娘周瀾音，則成了府中養女——三姑娘霍瀾音。霍瀾音收攏思緒，端起藥碗，將黏稠的湯藥一飲而盡。苦藥入腹，她的身子從內裡開始發熱，她抬手，用指背貼著微熱的額頭。自從服藥後，她的體溫漸漸比常人高一些。

她沒病。

這七日她以藥為飯，吃下五花八門的藥，為的就是把她自己變成一味藥——治療廢太子衛瞻的藥。

北衍尚武。相傳廢太子衛瞻為了討陛下歡心，竟走捷徑修習邪功，不料邪功損體，不僅傷身，亦傷智。他神志混亂時，錯傷陛下，陛下大怒，廢了他的太子之位，又將他發配西荒。路經凱撒，遇上連日暴雪不得行，被霍瀾音「父親」留在府中暫避風雪。

錢嬤嬤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霍瀾音把藥喝光，臉上這才露了笑，說：「三姑娘您歇著，老奴下去了。」

臨走前，她又叮囑，「沐浴的花料下午就送來，三姑娘好好準備準備，把自己身上該洗的地方都洗乾淨，晚上可不能惹了那位爺不快。有什麼不懂的地方讓您親娘教教您，想必她懂得很。」說到最後拉長了尾音，帶了幾分曖昧意味。

霍瀾音眉心輕蹙，終於因錢嬤嬤的話而情緒稍起波動，抬眼看著她。

錢嬤嬤笑了，挖苦道：「怎麼？老奴這些讓您記恩還恩的話說錯了不成？」

「道理是沒錯，可也磨滅不了妳擺明落井下石的嘴臉。」霍瀾音淡淡的道。

錢嬤嬤一副高高在上睨著霍瀾音，眼中寫滿了鄙夷和嘲諷，陰陽怪氣的道：「適逢戰亂，您親娘大著個肚子，要不是主子良善，說不定您和您那個一身媚骨的娘早就一道入了下等的窯子，這輩子靠出賣皮肉整日伺候男人過活。您覺得老奴說話不好聽，那是自然，真話就沒有好聽的。您本來就是個低賤的玩意兒，偷了這麼多年的榮華富貴也改不了命，如今能拿您的身子去給那位爺用，也算老天爺待您不薄，您也不必裝什麼大家閨秀、貞潔烈女的樣子……」

霍瀾音的丫鬟鶯時剛巧回來，聽見錢嬤嬤的話，氣得瞪圓了眼，鼓著兩腮生氣說：

「錢嬤嬤妳說話注意分寸！」

錢嬤嬤果真不再說了。兔子急了還會咬人，今兒個晚上就要把霍瀾音送過去，可不能在緊要關頭出了差錯，能逞這一時口舌之快已經讓她心裡舒服多了。

霍瀾音也不動怒，嘴角噙著淺笑，不疾不徐地說：「我本是農耕家子女，生父從戎捐軀，怎地到了妳這刁奴的嘴裡就成了卑賤出身？我竟不知從戎從農都是卑賤人。」

鶯時在一旁添了一句，「嘖，什麼出身都比嗷嗷叫的畜生強多了，至少是人。」

「妳這死丫頭，看我撕爛妳的嘴！」

「錢嬤嬤。」霍瀾音直視著她，悠悠地喊了她一聲。

錢嬤嬤氣得臉紅，盯著霍瀾音，半晌，她硬生生把話憋了回去。不急，來日方長，她有的是法子折騰這對母女。

「鶯時，送客。」霍瀾音懶得與錢嬤嬤多說，與其和她爭口舌，不如謀劃未來。鶯時氣鼓鼓地送走了錢嬤嬤，回來時嘴裡還嘟囔著，「以前錢嬤嬤見了姑娘笑得滿臉褶子，哪像現在這副嘴臉……」

霍瀾音起身走到窗下長案前攤開地圖，細細打量，沒怎麼聽鶯時的話。她知道錢嬤嬤之所以對她這樣並非全是扒高踩低，還因為錢嬤嬤與姚嬤嬤不和，而姚嬤嬤正是霍瀾音的生母。

鶯時機靈地瞄了一眼霍瀾音的神色，然後小心翼翼地將藏在袖中的一封信取出來，雙手遞給霍瀾音。

「什麼東西？」霍瀾音隨口問。

「是沈家四郎寫給您的信。」

霍瀾音瞬間臉色一冷，即使錢嬤嬤出言不遜，她都不曾變了臉色。

鶯時嚇著了，不由得向後退了一步。

「怎麼送過來的？還有誰見到了？」

鶯時急忙搖頭，如實稟告，「誰也沒見到，是沈家四郎身邊的小廝親手交到奴婢

手裡，確定沒人看見！」

霍瀾音略鬆口氣，道：「避開耳目送回去。日後不管是信件或是其他東西都不可再收，見到沈家人也要立刻躲得遠遠的。」

鶯時懵了，對上霍瀾音嚴肅的神色，她咬咬牙，「撲通」一聲跪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姑娘，您與沈家四郎本就有婚約，雖然您身世起了波折，可沈家四郎心裡是念著您的，根本不介意您是不是周家真正嫡出的女兒。他既有意有情，您又何必再整日吃那些藥來委屈自己！嫁到沈家去，總比……總比不明不白犧牲了自己給廢太子做藥引好上許多。而且——」

「鶯時！」霍瀾音打斷她的話，嚴肅地說：「妳給我記住，和沈家四郎有婚約的人是周家嫡出二姑娘這個身分，而不是我這個人。」

鶯時抬頭望著霍瀾音，眼睛紅紅的。

霍瀾音不由心軟，知道這丫鬟是為她著想，只是鶯時還不到十四歲，機靈有餘，做事卻不夠沉穩。她彎腰將人拉起來，放柔聲音道：「鶯時，我與沈四郎雖然前段時間在議親，可一共不過見了兩面，說話不過三句，沈四郎並非鍾情於我，只不過輕視嫌棄荷珠做了這些年的奴僕，在我與荷珠之間挑揀罷了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鶯時吸了吸鼻子，「奴婢不捨得您跟著廢太子去西荒，奴婢聽說那地方民風未開化，又旱又冷，風吹在臉上像刀割，吃的都是下等粗糧，更是連洗澡水都沒有，何況是這樣沒名沒分地跟去……」

「妳也知道那個人是廢太子，曾經的太子爺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，即使他如今被廢了儲君之立，也不是咱們惹得起的。他雖發配西荒，可妳瞧瞧跟在他身邊的那些人，就連父親也將他待為上賓。若是現在反悔……」霍瀾音頓了頓，「妳以為有反悔的機會嗎？」

「您當初就不該答應！」

霍瀾音沉默了。眼前浮現「母親」落淚的樣子，她緩緩垂下眼。

她必須答應，還要心甘情願當成恩典一樣地答應下來。

鶯時咬著唇，知道自己說錯話了。眼下情勢，哪裡是主子能自己選擇的？她小心翼翼地捏住霍瀾音的袖子晃了晃，濕漉漉的眼裡一片赤誠，「鶯時笨，很多道理不懂，主子說什麼就是什麼，您讓鶯時怎麼做鶯時就怎麼做，再也不敢擅作主張。您要去西荒，鶯時跟您去就是了。」

霍瀾音揉了揉她的頭，含笑溫聲道：「聽說那地方民風未開化，又旱又冷，風吹在臉上像刀割，吃的都是下等粗糧，更是連……」

「不管！鶯時這輩子都跟在您身邊！」她使勁兒抱住霍瀾音的腰。

鶯時是小時候被霍瀾音救下來的孤兒，之前因為年紀小，並不是貼身伺候霍瀾音，只做些雜活兒。如今霍瀾音搬到小院子，身邊伺候的人被遣得差不多了，鶯時這才接下貼身婢女的差事。至於霍瀾音先前身邊最親密的貼身婢女，正是周府真正的千金——荷珠。

想到荷珠，霍瀾音眉心微蹙，心裡一時百轉千迴。

傍晚時分，錢嬤嬤又帶著藥來，盯著霍瀾音將湯藥喝了，令丫鬟將準備好的花料

放下。

「錢嬤嬤，妳在這裡耽擱了姑娘的事兒，老爺怪罪下來，我可不敢給妳擔著。」
鶯時瞪了錢嬤嬤一眼，黑著臉將人給攆了。

她轉身回屋瞧見霍瀾音微微發怔，趕忙扯出笑容道：「姑娘，奴婢服侍您沐浴吧？熱水都備好了。」

霍瀾音點頭，起身往偏屋去。身世揭穿後，她從生活了十六年的大院子搬出來，搬進這潮濕陰暗的西北角落裡的住處。如今的住處逼仄破舊，挨著寢屋的偏屋改成沐浴的地方。偏屋很小，除了浴桶，只擺了張椅子，再沒地方放其他。

鶯時抱著霍瀾音的換洗衣裳跟進偏屋，詢問道：「姑娘，需要用錢嬤嬤送過來的那些花料嗎？」

「不用。」

鶯時重重點頭，說：「奴婢也覺得根本不需要，那些花兒可沒姑娘身上的味道好聞。」

霍瀾音幼時體弱，經名醫診治，用藥的主料為花，自幼泡花浴飲花茶，使得身上有一種淡淡的香氣，這種獨一無二的香氣也是她名動凱撒的原因之一。

只不過最近七日她吃了太多的藥，藥味有些遮了她身上原本的香味兒。

霍瀾音泡在熱水裡沉默著，情緒不高。

鶯時看了心裡跟著難受，想說些話逗姑娘笑，可一時什麼也想不出來。

「咚咚咚。」

「誰呀？」鶯時匆匆擦了手跑去開門，「姚嬤嬤妳來啦。」

「一會兒就要過去，我自然得來看看。」姚嬤嬤溫柔笑著，雖年華不再，但風韻猶存，看得出來年輕時的嬌美動人。

她走進偏屋，望見霍瀾音的剎那，眼圈便紅了。她做了霍瀾音十六年的奶娘，是真的疼這個孩子。如今得知霍瀾音其實是她的親生女兒，心裡五味雜陳，更多的是，為霍瀾音如今的處境擔憂與心疼。

霍瀾音抬眼，朝她淺笑了下。

姚嬤嬤收起情緒，走到浴桶旁，握著木梳溫柔地為她梳著長髮。

鶯時眨眨眼，輕手輕腳地退了出去。狹小的屋子裡安安靜靜的，只有偶爾細微的水聲。

許久之後，姚嬤嬤輕聲說：「別怕。」

水面起了一層漣漪，是霍瀾音的眼淚墜落。

姚嬤嬤手中的動作停頓，霍瀾音輕輕側過臉，她心疼地擦去霍瀾音的眼淚。

「孩子，是我連累了妳。」她忍著心中疼痛，默默收回手。

霍瀾音卻忽然握住了姚嬤嬤的手，姚嬤嬤眸中噙著濕意望著她。

她緊緊抵著唇既不說話也不看她，而握著姚嬤嬤的手也不鬆開，就這樣緊緊攥著。長久的沉默後，霍瀾音鬆開手，姚嬤嬤拿起梳子繼續給她梳鬆，好像什麼都沒發生。

霍瀾音垂眼望著水面上姚嬤嬤的倒影，終於開口，「如今妳在府裡的處境變得尷尬

尬，錢嬷嬷一定又會藉機找妳的麻煩。」

姚嬷嬷手一抖，心口忽地一顫。這是在關心她嗎？她以為這孩子會嫌她，會不認她，雖然之前的十六年她們關係很好，可那畢竟是主僕關係。

「沒什麼。」姚嬷嬷說。

「妳總是這樣。」霍瀾音默了默，「離開周家吧，我如今身無分文幫不了妳，妳拿著這些年攢的積蓄應該能夠離開周家，做些小生意，日子許會清貧些，可也過得去，想來周家眼下也很願意放妳出府。」

霍瀾音從原來的閨房搬出來時，除了驚時什麼也沒帶。她曾經喜歡收集古玩玉石，攢了一屋子的心頭好，和曾經的身分一併被她留在了過去。

姚嬷嬷想著霍瀾音的話，沉默著。連年戰火讓她失去了男人和兒子，懷著身孕的她幸得周家所救，原以為她會帶著女兒荷珠在周家安安分分做一輩子的奶娘，沒想到她這些年相依為命的唯一親人不是她的親生女兒，而眼前這個親女兒也快要離開凱撒……

姚嬷嬷忽覺茫然，收回思緒道：「不說我的事情，眼下我更關心妳。」

霍瀾音猶豫了一番，抬眸望向姚嬷嬷，有些忐忑地問：「妳……見過那個人嗎？」

「前幾日只遠遠瞧過一次，那位爺身量十分高大，戴著皂紗帷帽，看不到長相。聽說是因為修習邪功毀了容貌，疤痕累累。」

霍瀾音有很多想問，又好像問什麼都是多餘，最後輕聲自問：「我做錯什麼？」

姚嬷嬷心疼得要命，哽咽道：「妳沒錯，不是妳的錯！平妻之家多爭鬥，妳不過是兩位夫人明爭暗鬥下的犧牲品，妳是，荷珠也是。偏偏周家對妳我有恩，這世間恩情本就難還……」

驚時急匆匆跑進來，向來伶牙俐齒的她竟結巴起來，「林、林嬷嬷，那邊的林嬷嬷派、派人過、過來請姑娘了。」

霍瀾音雙手緊緊握著浴桶邊兒，因為過分用力，指尖發白。她原以為自己已經做好一切準備，可到了這一刻，心裡還是慌的。

姚嬷嬷強忍著淚，拍了拍霍瀾音緊繃的手背，將她從水中扶出來，為她擦身更衣。

霍瀾音整個人有些恍惚，眼前浮現七日前，「母親」與她說話時的場景。

「老爺說那位爺身分高貴，雖然如今失勢，可未必沒有東山再起的可能，自然不能拿婢女搪塞。妳大姊是嫁過的，只能在妳和荷珠之間選一個。音音，妳搶了荷珠的一切，母親已經很愧對荷珠了，捨不得在這個時候推她出去……老爺說若廢太子能夠重新回京，陪在他身邊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。只是，別說他能不能回京還是未知數，以身為藥引本就危險，這種用命賭來的榮華富貴，母親怎麼捨得讓荷珠去賭啊！」

身世大白後，周家沒有將她趕走，反而給她養女的身分，這曾讓霍瀾音心裡感激，讓她誤以為這十六年朝夕相處的親情是真實存在的。

原來，只不過是為了讓她代荷珠去做這份藥引。

原來，那些感激、那些自以為存在的親情只是她的以為。

霍瀾音咬唇，忍著不落下淚來。

那個人，那個疼愛了自己十六年的母親一夜之間成了陌生人。所有人都說她是賊，搶了荷珠的一切，可她做錯什麼？若剛出生時能選擇，她寧願不要這十六年的富貴，只做一個小小的婢女。

她願捨棄過去的一切，能還的、不能還的通通還回去。她甚至覺得給廢太子做藥引也沒那麼難以接受，至少可以離開周家，離開凱撒，她想逃到一個沒有人認識她的地方，換一個身分從頭開始。

其實錢嬤嬤說的很對，有得必有失，她想要自由，付出自己去做這道藥引，天經地義。

明明思緒紛亂，可出了屋，被冬日寒冷的夜風一吹，霍瀾音頓時冷靜下來。

天色已經徹底黑下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又開始下雪，地面鋪了一層積雪，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地響，似乎走了很久，才到廢太子暫住的望霄院。

林嬤嬤站在簷下，手中執著一盞燈籠，在這片夜色裡十分顯眼。她是宮裡有頭有臉的嬤嬤，不苟言笑，頗為嚴厲。

「嬤嬤。」霍瀾音站在臺階下，微微仰頭。

「姑娘可稱呼我林嬤嬤。」林嬤嬤聲音冷淡，她舉起手中的燈籠，探至霍瀾音的臉側，端詳她的容貌，眼中閃過一抹異色。

她在宮中半輩子，什麼樣的美人沒見過？卻不得不承認，眼前這個看上去臉色有些蒼白的小姑娘，是她見過的所有美人中容貌最出眾的，媚而不妖，傲而不孤，鼻尖一滴小小的美人痣更是神來一筆，讓她出挑的芙蓉面多了一分靈氣逼人。

林嬤嬤收回燈，向一側退了一步，請霍瀾音上來。

臺階不過三層，霍瀾音每踏上一層，腳步越是沉重一分。當她踩到最上面，回望了一眼身後不遠處的姚嬤嬤和鶯時。

林嬤嬤推開門，霍瀾音只能轉身邁進門檻。

屋內很黑，只在東南角的供桌上點著一根將要燃盡的蠟燭。窗前擋著厚厚的簾布，星月光輝半點透不進。

林嬤嬤引著霍瀾音坐在床沿，她一邊將勾掛的床幔放下，一邊說：「殿下稍後會過來，姑娘且等等。」

見霍瀾音腰背挺得筆直，雙手規規矩矩地放在膝上，雖不見她露出畏懼和委屈，可在微弱的光線照映下，身量顯得十分單薄。

林嬤嬤猶豫片刻，才說：「傳言未必可信。」

霍瀾音一怔，頗為驚訝地抬眼望向林嬤嬤。林嬤嬤卻不打算多說，動作俐落地鋪整被褥後便退了出去。

昏暗的屋內只有霍瀾音一人，時間恍若凝固，變得異常難熬，好像等了一輩子那麼久，供桌上的那根蠟燭燃盡，整個屋子霎時陷入黑暗之中。

「吱呀」一聲，木門被人從外面推開，遠處的積雪映出門口高大的身影，霍瀾音的心口忽地一緊。

立在門口的男人果然如姚嬤嬤所說，身形高大，戴著皂紗帷帽。霍瀾音也不知道是因為自己太過緊張，還是站在門口的衛瞻天生給人一種壓迫感，使得她繃緊身

子，連呼吸都變得小心翼翼。

她搭在膝上的手不由得攥緊袖口，強自鎮定，死死地盯著門口的人，看著他跨步進來，看著他隨手關上房門。

木門關上，隔斷了外面積雪泛出的銀光，屋裡再次暗了下來，待她適應，目光才重新捕捉到黑暗裡衛瞻的輪廓，看著他走近。

衛瞻人高腿長，步子邁得很大，只在進來時隨意瞟了一眼拘謹坐在床沿的女人，之後便連看都沒看她一眼，徑直朝床榻走去，路過方桌，順手摘了帷帽，將其隨意扔在桌上。

霍瀾音下意識地眼睫輕顫，看著衛瞻走近，只盼著從門口到床榻的距離能遠一些，再遠一些，他永遠都走不過來才好。

待衛瞻停在身前，她整顆心彷彿揪起來，且隨著她細微的喘息而顫慄。

衛瞻走到她面前停下，什麼也沒說，直接寬衣。

瞧出衛瞻的動作，霍瀾音似乎應該擺低身段起身服侍也，可她整個身子卻僵在那裡。

見衛瞻解下長外袍隨意扔到黃梨木衣架上，她悄悄舒了口氣，鼓足勇氣站起來，用指甲尖掐了一下自己的手心。

衛瞻不曾開口，她也不想說話，或者說她怕自己一開口，聲音是顫的。

她朝衛瞻邁出一步，低著頭，嘗試著去解衛瞻腰間的寬腰帶。

衛瞻比霍瀾音高上許多，沒什麼表情地俯視著她。

霍瀾音不敢去看衛瞻的表情，不過屋裡這般昏暗，她猜測即使自己抬頭應該也看不清。

她纖細的指尖在衛瞻腰間摸索了好一會兒也沒找到繩扣，這時才反應過來這腰帶是繫於他身後，臉頰忽地窘迫發熱。

她咬下唇，不得不硬著頭皮朝衛瞻又邁出一步，雙手繞過他的腰，去摸索他腰後的繩扣，距離拉近，此刻的她彷彿抱著他。

寬腰帶解開的剎那，霍瀾音的手抖了一下，沒能接住，腰帶直接落到地上。

霍瀾音一怔，急忙蹲下將腰帶撿起，她剛起身，下巴忽地被衛瞻捏住，鉗著她撞進他堅硬的胸膛。

他的大手很涼，像冬日的冰，令霍瀾音打了個寒顫。

「自願過來的？」衛瞻問，語調偏慢，聽不出情緒。

「是。」霍瀾音回答。

「理由？」衛瞻再次發問，同樣沒有情緒。

霍瀾音慌了一下，在衛瞻捏著她下巴的手微微用力時，她趕忙溫順答話，「殿下貴為龍子高不可攀，是人上人，服侍殿下是種榮幸。」

她似乎聽見衛瞻嗤笑了聲，還沒有反應過來自己有沒有聽錯，就被衛瞻推倒在身後的床上。

「嘶——」破錦之音有些刺耳，是裙子被撕碎的聲音。

霍瀾音的心怦怦跳著，想逃，卻不能逃。她慌亂地伸手去抓，抓住床榻上的枕頭，

明明只是一個軟軟的枕頭，被她攥著一角也成了一種依靠。

衛瞻卻輕易奪走她攥著的枕頭，將其墊在她後腰下，然後將她整個身子往下拽，好像她整個人也跟著跌進了沒有光明的黑暗中。

昏暗的暖帳中，霍瀾音什麼都看不清，可她睜大眼睛望著床頂的幔帳，因為她不想哭。

衛瞻忽然停下動作，然後偏過頭，望著門口的方向。

霍瀾音茫然不解，卻鬆了口氣。過了片刻，她聽見急促的腳步聲，緊接著是叩門聲。

「主子，有急事。」門外男子的聲音尖細。

霍瀾音期待衛瞻立刻放開她，然而衛瞻卻一動也不動。

過了片刻，門外的人再次開口，「是霍小將軍親自帶來了京中的密信。」

「操。」

霍瀾音愣住了，以為自己聽錯了。

下一刻，衛瞻從霍瀾音身上起來，隨手拿起掛在黃梨木衣架上的長外袍，一邊裹在身上，一邊往外走。

直到他走了出去關上房門，僵在床上的霍瀾音才重新找回身子控制權，她爬起來，連連後退，整個人抱膝縮在床角，所有的委屈和害怕一下子鋪天蓋地湧了上來，比剛剛還要覺得害怕。她開始發抖，用盡力氣閉上眼睛，眼瞼像一道門，關上眼淚。

她不想哭。

此時闔敬堂中，宋氏撚著佛珠一遍又一遍地念經。

錢嬪端著茶進來，笑著說：「夫人，時辰不早了，該歇著了。」

宋氏睜開眼睛，望著慈悲的佛像，問：「音音已經過去了嗎？」

「是，老奴派人盯著那邊，已經過去半個時辰了。」

宋氏眉心緊蹙，歎了口氣，說：「音音從小嬌生慣養，性子又傲又倔，這回讓她受委屈了，這孩子一定忍著不肯哭，也不知道有沒有被嚇著……」手中的佛珠忽然斷了，劈里啪啦落了一地。

宋氏一愣，猛地站起來，「不行！她喊我母親喊了十六年，我不能眼睜睜看著她受這委屈！」

錢嬪目光閃爍，趕忙攔住想要往外走的宋氏，苦口婆心勸道：「夫人，您不能這個時候過去啊！那位是什麼身分？雖然被廢，可天下人都猜這只是陛下的一時氣憤，再說，如今宮中只有兩位皇子，另一位是太子的親弟弟。即使太子爺將來不能繼承大統，將來太后也是他的生母，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，早沒了回轉的餘地，而且這個時辰估計也來不及了。」

宋氏搖頭，「可是我的音音……」

「夫人您想一想二姑娘，您的親生女兒！比起三姑娘，二姑娘受了更多的委屈啊！」

宋氏停下腳步，目光黯然，「荷珠……」

錢嬤嬤瞧著宋氏的臉色，繼續說：「身為奴婢得卑躬屈膝，見人就跪，主子心情不好就會被打被罵。二姑娘本是金枝玉葉，不僅被三姑娘搶走了一切，還伺候了三姑娘十六年！這些年也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，三姑娘補償二姑娘本就應該，難道您希望老爺讓二姑娘去？」

「不……」宋氏失魂落魄地跌坐在繡凳上，「我的荷珠……」

錢嬤嬤悄悄的笑了，她轉眼看見周家老爺周玉清回來，趕忙去迎。

周玉清腳步有些匆忙，一進屋就問：「瀾音送過去了嗎？」

聽老爺也問起霍瀾音，錢嬤嬤暗暗皺眉，生怕這事兒再起波折。

「是，已經送過去了。」宋氏收起情緒，起身接過他的大氅，「老爺，怎麼了？」

周玉清有些煩躁地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本來有些話想在她過去之前與她說的，沒想到今日被公事耽擱到現在才歸家。」

「你要與她說什麼？」

「罷了。」周玉清擺擺手，逕自轉身往外走。

宋氏望著他的背影，眉心緊鎖。

錢嬤嬤卻鬆了口氣，勸宋氏，「夫人，時辰不早了，您也歇下吧。明兒個一早，二姑娘還要過來陪您用早膳呢。」

眼前浮現周荷珠面對自己時小心翼翼的樣子，宋氏勉強的點了點頭。心想錢嬤嬤說得對，荷珠才是她的掌上明珠，才是她的心肝。可是宋氏轉身之前，還是忍不住望了一眼望霄院的方向，不禁輕歎一聲。

第二章 匕首的用法

一片漆黑裡，霍瀾音抱膝縮在角落，一動不動。她在等衛瞻回來，又怕他回來，每一刻都難熬，令她失去對時間長短的判斷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。

霍瀾音猛地抬起頭來，她不想等了！等待往往比直接遭罪更加讓人難挨和恐懼。她倏地起身，跌跌撞撞地下了床。因什麼都看不清，她往外跑的時候，不知道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，跌倒在地。她爬起來，繼續往前跑，跑到門口慌慌張張地拉開門，外面寒冷的風一下子灌進來。

霍瀾音的身子卻僵在門口，因為她看見了夜色裡衛瞻回來的身影。

無星無月的夜裡，大雪紛紛揚揚，落了他一肩。衛瞻腳步未曾停滯半分，邁進門檻，停在霍瀾音身側說道：「想走就快滾。」

寒冷的風吹在臉上，霍瀾音冷靜下來，輕輕搖頭。她後知後覺光線昏暗，衛瞻可能看不見她搖頭，於是開口說：「不走。」

衛瞻側首瞥她，「妳確定？」

霍瀾音點頭，用平緩的語氣回答，「殿下許久未歸，我只是想在門口等候殿下。」她毅然抬手將房門關上，把風雪關在門外，也把些微雪光隔開，周身重新陷入徹底的黑暗之中。

霍瀾音隱約聽見衛瞻罵了句髒話，她僵在原地，假裝沒聽見。下一刻，衛瞻忽然將她拎起來，扛在肩上，大步往裡走，他一邊走一邊順手拍了拍，又側過臉湊過

去聞了聞。

霍瀾音臉頰瞬間發熱，隨著衛瞻的腳步，她的視線一晃一晃的，突地自嘲一笑，她終是要面對接下來要發生的事，沒什麼好羞窘的。

「臭。」

霍瀾音懵了一下，不敢相信地反問：「什麼？」

衛瞻又拍了下，懶得再說第二遍。

被扔上床榻的時候，霍瀾音還是懵懵的。

臭？他說她身上臭？

女子養在深閨，即使有傾城容貌也未必人人皆知，而她正因為身上淡淡的香味兒芳名遠揚，現在卻有人說她臭？

霍瀾音呆怔出神的時候，衛瞻三兩下便將她已經被撕壞的裙子扯下來，欺身壓上。霍瀾音整個身子倏地繃緊，再也沒有心神去想什麼香不香臭不臭的問題，由著衛瞻擺佈，放在一側的手指尖兒顫了顫，輕輕攥著一旁的棉褥，力道一點一點加重，最後用盡全力攥緊了。

她的視線裡全是衛瞻罩下來的身影，恍如一座山壓得她喘不過氣來。她側轉過頭，不想去看面前的他，她乾脆闔上雙眸，貝齒緊扣。

頸間忽然一涼，寒意瞬間襲遍她全身，她不由得驚呼一聲。

衛瞻的動作明顯停了一瞬，不過也只是一瞬。

霍瀾音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，貼在她頸間的東西是衛瞻的面具。原來他戴著帷帽還不夠，又戴了一張面具，想來他很介意別人看見他那張被毀了的臉。

不是霍瀾音走神想東想西，而是她逼著自己分散注意力去想別的事，可惜一次又一次的失敗，感官完全忽略不了。

她偏過頭，望向輕輕晃動的床幔。

床榻四角壓著暖爐，讓床榻之內十分溫暖，冰涼的面具摩挲著她的細頸，昏暗的暖帳裡旖旎一片。

當衛瞻終於起身，霍瀾音悄悄舒了口氣。他躺到一側，一動不動。

他不動，霍瀾音也不敢動。她仔細聆聽身側男人的氣息，等著他睡著。

過了許久，衛瞻還是一動不動。霍瀾音輕輕去扯一旁的被子蓋在身上，吸取溫暖，雖然帳內本就一片暖意。

她怔怔望著床頂的幔帳，卻也睡不著。

忽然，身側的衛瞻坐起，霍瀾音心裡「咯噔」一聲。

「殿下……啊！」

衛瞻突地翻身跨坐在霍瀾音的腰腹上，用力掐住她的脖子，讓她未說完的話變成驚呼。

他想掐死她！

霍瀾音瞪大眼睛，雙手奮力去掰衛瞻的手腕，原本纖細的她就不能撼動衛瞻分毫，何況承歡過後虛弱無力的她。

霍瀾音覺得無法喘息，不，她不想死！

慌亂之中，她使出全部的力氣朝衛瞻的臉打了一巴掌，巴掌落在衛瞻的金屬面具上，發出沉重的悶音，衛瞻被打得偏過臉，而打人的手直接被震開，疼得她手心發麻，但衛瞻掐住她脖子的動作停了下來，且慢慢鬆了手。

霍瀾音用發抖的手去推衛瞻，就連她自己都沒想到那麼輕易便將他推開。

衛瞻跪坐在一旁，垂著頭。

霍瀾音看不見他的表情，整個人慌得厲害，她連連後退，抱著被子縮到床角，驚懼地盯著一動不動的衛瞻。

這一刻，她忽然想到如果這個時候自己高呼救命，應該沒有人會衝來救她，她早就被所有人拋棄，又怎麼會有人管她的死活。倘若哥哥在家，可否會來救她？還是會像家裡其他人一樣，把她當成搶奪荷珠一切的賊，活該受死？

過了許久，衛瞻朝一側無聲躺了下去。

他就這樣睡著了，還是昏迷了？霍瀾音不知道，也不敢去證實，她仍舊縮在角落裡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衛瞻。

又過了許久，霍瀾音緊張的情緒稍微緩和些，她悄悄揉了揉仍舊酸麻的手心，後怕起來。她剛剛打了太子爺一巴掌？

反正她已經完成任務，現在離開也沒有關係吧？

霍瀾音不想再留在這間恐怖的房間，她小心翼翼地挪動著身子，費了些功夫才下了床。當雙腳踩在地面的剎那，差點跌倒，她慌亂中伸手去扶床沿，不料剛好搭在衛瞻的手臂上，嚇得她趕忙縮回手。

她看了衛瞻一眼，見他沒有反應，慌忙轉身，哆哆嗦嗦去拿掛在黃梨木衣架上的斗篷，將自己的身子裹起來，光著腳往外跑。

剛一出屋，她大大吸了口氣，緊接著是一口接著一口地大聲喘息。

「音音！」角落裡傳來姚嬤嬤的聲音，她在這雪夜裡守了半夜，積雪落了她一身。霍瀾音循聲望見她，眼淚一下子湧出來，朝著姚嬤嬤奔去，撲進姚嬤嬤的懷裡。

「沒事了、沒事了，咱們回家去。」姚嬤嬤沒問她為什麼這個時候跑出來，轉身蹲下把光著腳的霍瀾音背在背上。

下了半夜的大雪，積雪很厚，昏暗中，姚嬤嬤深一脚淺一脚的背著女兒回家。若她的男人沒有戰死，她也不會淪落奴籍，她們母女倆也不會淪落到今日這地步，一滴又一滴的熱淚陷進雪地中。

耳房的窗戶被推開一道縫，林嬤嬤詫異地看著姚嬤嬤背著霍瀾音離開的背影，她沉吟了片刻，默默關上窗戶。

鶯時也沒睡，她按照姚嬤嬤的吩咐，忙著給霍瀾音煮粥、熬藥、燒熱水。見姚嬤嬤背著霍瀾音回來，她趕緊迎了上去。

「姚嬤嬤……」鶯時見到主子的樣子，一時手足無措。

「熱水燒好了沒有？」姚嬤嬤問。

「應該差不多了，我現在就去給桶裡加水。」鶯時什麼也不敢問，趕緊跑去忙活。

姚嬤嬤把霍瀾音放下來，在其面前蹲下來想要看她的腳。

霍瀾音向後退了一步，臉色煞白的搖頭說：「沒事。」

她沒有接下姚嬤嬤遞過來的鞋子，腳步匆匆朝窗下的長桌跑去，慌亂地攤開放在桌角的地圖，睜大眼睛盯著地圖。

「音音……」姚嬤嬤擔憂地輕喚。

霍瀾音好像沒有聽見，她胡亂將地圖推到一側，攤開一張宣紙，蘸了濃墨，開始憑藉記憶描繪地圖，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城，一條條路……

可是地圖太大，她畫著畫著就記錯了路，默默將畫錯的宣紙揉成團，再攤開一張宣紙，繼續描繪。天下之大，總有她容身之地，世間路千萬條，總有她能走的那一條。

姚嬤嬤立在一旁，心酸地望著她。

直到鶯時跑進來稟告熱水放好了，霍瀾音才停下筆，去了偏屋，將冰涼的身子泡在熱水裡。

瞧見她纖細的腰紅了一大片，看得姚嬤嬤又一次落淚。

霍瀾音吩咐，「把錢嬤嬤下午送過來的花料倒進來，全部。」

她不喜歡自己身上的那股藥味。

霍瀾音捧起熱水澆在自己的頸窩上，一次又一次，好像這樣能沖掉衛瞻面具摩挲她頸間的冰涼感覺。

姚嬤嬤將一碗褐色的湯藥遞給她，霍瀾音皺眉搖頭，並不想喝。姚嬤嬤摸了摸她的頭，輕聲說：「這是避子湯。」

霍瀾音微怔，半晌，用濕漉漉的手接過碗，默默喝光。

藥是苦的，也是熱的，泡在熱水裡的霍瀾音整個人暖和起來，也逐漸沒了剛剛跑出來時的失魂落魄。

她看向一臉擔憂的姚嬤嬤和鶯時，輕揚唇角，溫聲細語道：「沒事的，我這不是好好的嗎？妳們不要擔心我。」

「騙人！」鶯時沒有姚嬤嬤的沉穩，眼淚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

霍瀾音只是笑笑。

七日前，她點頭答應時，就明白自己選了什麼路，所以並沒有那麼抗拒衛瞻的碰觸，即使讓她主動，她也能做到。

讓她狼狽不堪、驚恐萬分的是後來衛瞻想要掐死她的行為，如今想來仍是一陣後怕，不過她並不想告訴姚嬤嬤和鶯時，免得她們擔心。

「鶯時，妳去把熱粥端過來給音音吃一些。」姚嬤嬤說。

鶯時應了一聲就去辦，然而她跑出去沒多久，立刻跑回來，卻兩手空空，臉色難看。

「怎麼了？」姚嬤嬤皺眉問。

霍瀾音看向鶯時，心裡有一種不好的預感。

「那、那邊又……又派人來、來請姑娘過去。」

向來好脾氣的姚嬤嬤也氣得不行，憤憤道：「這太過分了！不行！不能去！」

水下，霍瀾音悄悄揉了揉仍舊酸麻的手心，他醒了要為那一巴掌找她算帳嗎？

霍瀾音不得不過去，林嬤嬤執著燈候在門口，為她開了門。

她邁過門檻，房門立刻在身後關上，屋內一片黑暗。

她的眼睛還沒有適應，便聽見衛瞻疑惑問道：「我剛剛打妳了？」

霍瀾音怔住，他不記得了？

「沒有。」霍瀾音回道。

「沒有？」衛瞻更為疑惑，頓了頓，又問：「那妳為何打了我又跑掉？」

霍瀾音懵了，這人到底是記得還是不記得？

她垂下眼，實話實說，「殿下未曾打人，只是想掐死我而已。」

一陣死寂後，衛瞻突地大笑，笑得霍瀾音頭皮發麻。

「居然失手沒掐死妳，哈哈哈哈……」

霍瀾音擰眉，靜默地立在門口，不過她敏銳地察覺出衛瞻的心情似乎比先前好很多，是發生了什麼事讓他高興？她不由得想起先前衛瞻忽然離開去見霍小將軍，莫非京中有什麼好消息傳來？

待衛瞻笑夠了，她才慢吞吞地說：「夜深了，若殿下沒有別的事，就不吵殿下休息。」

「別的事，有。」衛瞻終於收了笑道。

霍瀾音仔細去聽，聽見床榻上的衛瞻好似換了個姿勢。

「上來。」他說。

霍瀾音只猶豫了一瞬，便硬著頭皮朝著床榻走去。她既然想藉著衛瞻帶她離開凱撒的機會遠走高飛，眼下自然要順著他一些，況且身分差異，她也只能順著他。反正已經經歷過一次，除了痛些，沒什麼可怕的。更何況她先前查閱的書冊裡說只第一次會痛些，若是放鬆一點，之後不僅不會痛，還會很舒服。

她坐在床沿，彎腰脫下鞋子，輕手輕腳地挪進床榻裡，溫順地坐在衛瞻身側。

他懶散地躺在床裡側，一手支著頭瞧著她。「會唱小曲兒嗎？」

霍瀾音搖頭，「我不是戲子。」

「唱得好聽了，有賞。」

霍瀾音重申，「我不是戲子。」

衛瞻沉默了片刻，再開口，「唱不出來掐死妳，這次保證不會再失手。」

「真的不會……」霍瀾音聲音放低回道。

又是一陣長久的沉默。

霍瀾音蹙眉，心裡又惱又不安，她是打算暫時順從衛瞻，可有些事情是她做不到的。她雖是奶娘的孩子，卻被當成大家閨秀培養了十六年，哪會唱曲兒？北衍重武輕文，連帶著文人雅事也被鄙夷輕賤，別說大家閨秀，即使是小戶之女也不會唱曲兒，因為那是妓人行為。

「幾句也不會？」衛瞻起身湊近她，寬大的手掌擦過她的臉頰，逐漸下移，把玩著她細白的脖子，「妳小時候總聽過奶娘哼唱曲子。」

霍瀾音怔了怔，疑惑地抬起頭望向他。是她理解錯了？

衛瞻忽然動怒，沉聲道：「不准亂看！」

他鬆了手，迅速轉身拿起放在枕側的面具重新戴上。

不准亂看他的臉？可是屋裡這般黑，她根本看不清他的臉，連他有沒有戴面具都不知。

「我看不到，只能隱約瞧出殿下下的身形輪廓。」霍瀾音趕忙解釋。

衛瞻換了個姿勢躺下，枕著交叉的手腕，左腿屈著，右腿腳踝搭在支起的左膝上輕晃著。

霍瀾音眸中閃過一絲狐疑，她望向衛瞻的方向，試探地問：「殿下是睡不著嗎？」

衛瞻晃腿的動作停頓了下。

霍瀾音頓時了然，原來衛瞻不是讓她唱那種曲子，而是哄人入睡的歌謠。

她努力回憶了下小時候聽姚嬾嬾哼唱過的歌謠，嘗試著輕哼，「楊柳兒活，抽陀螺；楊柳兒青，放空鐘……」輕軟聲線裡，帶著絲甜。

衛瞻忽然伸手將她拉到懷裡，推她轉身，背對自己，然後擁著她。他湊到霍瀾音的頸窩，冰涼的面具貼著她的後頸，將她的衣領扯開些，更湊近用力地聞了聞。

「還是臭。」

霍瀾音脖子一陣酥麻，身子不受控制地發僵。

「算了，繼續。」

霍瀾音回過神來，忍著脖子的酥麻感，繼續輕聲哼唱，「楊柳兒死，踢毬子；楊柳發芽，打撥兒……」

她把埋在記憶深處的催眠曲全部挖出來，一首接一首地哼唱，唱到最後，實在想不起來，便藉著簡單的調子哼唱些詩詞。

霍瀾音突地停了下來，輕輕喚了聲，「殿下？」

衛瞻沒有答話。

霍瀾音抿唇，視線下移，落在衛瞻搭在她腰上的手臂，他的手臂很重，她想要挪開，可還沒碰到他的手腕，她便縮回手，擔心把衛瞻吵醒，害自己沒了小命。

天亮了，只是窗戶上被厚厚的簾幔蓋著，透不進光，一夜無眠的霍瀾音並不知曉時辰，只覺得這一夜何其漫長。

衛瞻醒了，霍瀾音短暫的慌亂後，迅速閉上眼睛裝睡。

衛瞻喉間發出低沉的古怪聲，聽得霍瀾音揪緊了心，生怕他忽然又想要掐死她。

不久，她聽見衛瞻起身下了床，闔著眼的她悄悄鬆口氣。可沒過多久，聽見衛瞻又走了回來，霍瀾音心裡直打鼓，仍舊閉著眼睛裝睡，突地覺得手背一涼，衛瞻掰開她交疊放在臉側的手，並且把一個冰涼的東西塞進她手裡。

什麼東西？霍瀾音一動不動，直到聽見衛瞻走出去關上門的聲音，她才睜開眼，摸了摸衛瞻塞進她手裡的東西。

「匕首？」

「吱呀」一聲，木門被人輕輕推開。

霍瀾音輕咬下舌尖，怪自己大意，「醒」得太早，然而她望向門口，來人的輪廓並不像衛瞻，她一下子坐起來。

「夫人醒了。」林嬾嬾走到窗前，掀開厚厚的簾幔。

外面明亮的陽光一下子照進來，霍瀾音下意識閉上眼睛，好一會才重新睜眼，琢磨著林嬤嬤對她的稱呼。

林嬤嬤手腳麻利地將所有窗前簾幔捲開後，走到床榻前，整理床鋪。

霍瀾音不再去想林嬤嬤對她的稱呼，低頭去看手裡的匕首，這匕首看起來價值不菲，鑲金嵌玉的刀柄上刻著字。

「讓？」

整理床鋪的林嬤嬤掃了一眼她手裡的匕首，眼中閃過一絲詫異，但很快收起，又是一副沒有表情的臉，說道：「殿下字『讓之』。」

解釋罷，她繼續手腳麻利地幹活。

「讓之？」霍瀾音輕輕念了一遍，心想，給衛瞻起這個字的人是希望他謙讓？可她覺得衛瞻此人和謙讓一詞完全搭不上邊。

她猶豫了一會兒，虛心請教，「林嬤嬤，您可知道殿下給我這把匕首的用意？」

「夫人注意措詞，請勿再用『您』。」

「好。」霍瀾音雖然點頭，心裡卻有些茫然。

林嬤嬤糾正了稱呼，才一板一眼地解釋，「下次殿下神志不清傷夫人時，夫人用這匕首捅他。」

霍瀾音嚇了一跳，手中的匕首立即跌落。

林嬤嬤迅速伸手，動作極快地將落在半空的匕首接住，交還到霍瀾音手中。

霍瀾音重新握住匕首，道：「林嬤嬤說笑了。」

她去看林嬤嬤石人兒一樣的臉，又覺得林嬤嬤不像開玩笑的樣子……

接下來林嬤嬤的話更是讓她大吃一驚。

「我們這些伺候的人都做過，夫人記得避開要害即可。」言罷，林嬤嬤抱著換下的床褥轉身往外走。

霍瀾音目瞪口呆，她低頭瞧著匕首，覺得這東西簡直是燙手山芋。可一想起衛瞻想要掐死她的那雙冰涼大手，霍瀾音把心一橫，握緊了匕首，決定研究一下哪裡是不可捅的要害。

她偏過頭，從窗戶望向外面，她好像一輩子那麼久沒見過光明了。瞧著日頭的方向，居然快要晌午了，她決定起身下床回自己的住處。

第三章 宋氏的交代

走到門口的時候，霍瀾音回頭掃過整間屋子，又迅速收回視線離開。

院中角落的枯柳下，姚嬤嬤抱著件棉衣等在那裡。霍瀾音怔了怔，加快腳步迎上去。

姚嬤嬤瞧著霍瀾音神色尚好，不似昨天夜裡那般失魂落魄，悄悄鬆了口氣。她將棉衣披在霍瀾音的身上，牽起女兒的手，領她回家。

霍瀾音低頭望著雪地上兩人緊挨著的影子，說道：「下次不要再這樣一直等著我了。」

姚嬤嬤隨口「嗯」了一聲。

霍瀾音望著她的側臉，心裡微酸。姚嬤嬤還是她奶娘的時候便很由著她的心意，

她想做什麼，姚嬤嬤阻攔不了就站在不遠處陪著她。

她知道姚嬤嬤只是敷衍自己，她下次再來時，姚嬤嬤還是會風雪無阻地等在不遠處。

霍瀾音眯眼望著遠處被積雪覆蓋的遠山，唇角慢慢攀上淺淺的笑，「過幾日過生辰時，還想像往年一樣吃阿娘做的長壽麵。」

姚嬤嬤愣了一下，動作有些僵硬地點了下頭，說：「好，給妳煮，每年都給妳煮。」這是自從霍瀾音和周荷珠身世大白後，霍瀾音第一次開口喚她阿娘。

母女兩個都沒有再說話，踩著咯吱咯吱的積雪，牽手前行。

廚房裡，林嬤嬤將親手做的糕點遞給小豆子，又塞給他一瓶藥，「送去的時候，把這瓶外傷藥一併帶給殿下。」

「啊？殿下受傷了？」小豆子頗為驚訝地問。

「小事，被面具劃傷了。」林嬤嬤說道。

「被面具劃傷了……」小豆子嘟囔了一句，還是覺得詭異，殿下佩戴面具已久，怎麼會突然被面具劃傷？他一邊琢磨著，一邊提著食盒轉身往外走。

「等一下。」林嬤嬤又把他叫住，「給殿下送完東西回來後，把這一份送去給夫人。」

「夫人？」小豆子愣了一下才恍然大悟，隨意的道：「哦，嬤嬤是說周家那位姑娘啊。這怎麼就是夫人了，不合適吧。」

林嬤嬤板著臉訓斥，「收起這副不當回事的德行，也注意你這張嘴。她服侍過殿下就是半個主子，日後恭敬些。」

「是，都記下了。」小豆子立刻嚴肅起來。他有點怕林嬤嬤，在宮裡做事的小太監小宮女就沒幾個不怕林嬤嬤的。

「事情做好後，去後院雪地領跪半個時辰。」

「是！」小豆子大聲應下，在心裡悄悄鬆口氣。才半個時辰，林嬤嬤這次罰得不重。

小豆子提著食盒送來糕點時，霍瀾音正在吃午飯。

「林嬤嬤做糕點的手藝可是一絕，在宮中時已許久不曾親自下廚，今兒個做了兩份，特送一份來給夫人。」小豆子經過林嬤嬤的敲打，笑著臉說好話。他年紀不大，長了張小圓臉，笑起來的樣子很是可愛。

霍瀾音趕忙讓鶯時將食盒接過來，道：「替我謝過林嬤嬤。」

待小豆子答應下來，姚嬤嬤送他出去時，塞給他一塊玉佩，「公公莫要嫌棄，拿著玩兒。」

「不不不！」小豆子連連擺手，「嬤嬤可別為難我，林嬤嬤要是知道了，非打斷我的腿不可！」

他堅決不收，一溜煙兒跑走了，高高興興回去跪雪地。

姚嬤嬤回屋後皺眉道：「他既不收這個，那我下午做些實用的針線活送過去，總要打點一下。」

一旁的鶯時出主意，「今年的冬天真冷，不若做些棉鞋或護膝。」

姚嬾嬾點頭。

霍瀾音推開食盒，捏著一塊雪色的糕點小小咬了一口。

她也懂得打賞下人的必要，可如今的她身無分文，只能靠姚嬾嬾拿自己這些年積攢的錢銀貼補，她心裡有些不是滋味兒。

記得姚嬾嬾一直省吃儉用，為的就是攢下積蓄將來為自己和荷珠贖了奴籍，回家鄉去。

霍瀾音昨晚一夜未眠，吃過東西又梳洗過，換上一身寬鬆的寢衣打算補眠。先前在衛瞻那裡因為一直很緊張毫無睡意，此時一放鬆，睏意襲來，她躺在狹窄的木板床上，很快就睡著了。然而她才剛睡了約一刻鐘，宋氏屋子裡的丫鬟便來請她過去。

若是以前，姚嬾嬾自然可以做主讓霍瀾音多睡一會兒，可今時不同往日，即使知道霍瀾音睏倦得很，也得把人喊醒。

霍瀾音顯然沒睡醒，垂著頭坐在床沿。姚嬾嬾讓鶯時端來水為她洗過臉，又服侍她換了身衣裳，拍了拍霍瀾音的手背，說：「我猜夫人那邊沒什麼事兒，一會兒就能回來，我讓鶯時將暖手壺塞進被子裡，等妳回來的時候，暖和得可以睡個踏實。」

霍瀾音點頭，垂眼出門。一出屋，被寒冬臘月的涼風一吹，睏意倒是稍稍減退了些。

說起來，自從上次宋氏勸說霍瀾音做衛瞻的藥引，她已有七日不曾見過宋氏，重新邁進熟悉的屋子，她的心境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。

若是以前，她還沒走近門檻就會加快腳步，錢嬾嬾會眉開眼笑地挑起簾子，她笑著喊一聲「母親」，提裙跑向宋氏，抱著她的胳膊跟她撒嬌。如今……

霍瀾音規規矩矩地邁進房中，垂著眼睛，雙手交疊在腰側正經行禮，「給夫人請安。」

坐在羅漢床上的宋氏站起身來，她望著霍瀾音微張著嘴，想要說的話卻一個字也吐不出來。半晌，她才說：「過來坐。」

霍瀾音緩步朝她走去，在羅漢床前的小杌子上坐下。她仍舊低著頭，沒去看宋氏，用平靜的語氣道：「夫人放心，一切都很順利。」

「音音！」宋氏心裡忽然一陣絞痛，握住了霍瀾音微涼的手，緊緊攥在雙掌中，反反覆覆地摩挲。「音音，妳不願意見我，連一聲母親都不肯叫了？」

霍瀾音抬起頭來，臉上帶著淺淺的微笑正視著宋氏，說道：「瀾音身為奴籍實在不敢高攀。」

妳居然是下等奴籍的出身——當日宋氏盛怒中口不擇言的一句話，早已在霍瀾音的心窩剗了一刀，那刀插在心上，未曾拔出。

「音音……昨晚我一夜沒睡，每次剛想睡著總作到關於妳的夢，妳別怪我，我也是沒辦法……」宋氏哽咽地摸了摸霍瀾音的頭，「幸好妳現在平平安安。」

霍瀾音臉上仍舊掛著淺笑，心裡卻滴血。幸好現在平平安安？她昨天晚上差點被

掐死。那時所有的委屈和恐懼、未婚卻不明不白失了身的事實……卻換得「幸好」二字？

宋氏擦了擦眼角的濕意，努力扯出笑容，說：「妳現在住的地方潮濕陰冷，我本打算讓人收拾了春梧院給妳住，可想來要不了多久妳就要跟著大殿下離開，也別麻煩再搬一回。不過我讓丫鬟給妳送去棉被棉衣還有銀絲碳，妳這孩子小時候體弱，最怕冷，對了，還有……我給妳請了大夫，下午讓大夫給妳把把脈，瞧瞧身子。」

霍瀾音望著紅著眼睛的宋氏，不禁茫然起來。宋氏還是關心她的吧？這十六年的母女親情並不是虛假，還是存在的吧？

一旁的錢嬤嬤目光閃爍，趁宋氏剛停嘴，立刻笑說：「是該讓大夫給三姑娘把把脈。夫人請的可是醫術高超的劉大夫，今兒個早上二姑娘有些咳嗽，劉大夫現在在二姑娘那兒，等給二姑娘號完脈就去給三姑娘瞧身子。」

霍瀾音重新垂下眼，有些失望，原來只是順便。可她又勸自己這是應該的，至少宋氏還是想著她的。

錢嬤嬤又對著宋氏笑道：「夫人，您拉著三姑娘說了這麼多，怎麼忘了正事兒，我瞧著三姑娘精神不大好，還是快些說了正事兒，好讓三姑娘回去歇著。」

「對對。」宋氏拍著霍瀾音的手背，「音音，母親是有事想請妳幫忙。」

「您說。」霍瀾音心裡的失望又多一分。

「過幾日就是妳和荷珠的生辰，母親想給荷珠辦個大些的生辰宴，妳與她的事情已經在凱撒傳開了，我想著不如正式把這事兒說清楚，也好給荷珠正名。荷珠現在也急需和過去那些日子劃清界線，多認識些權貴世家的姑娘家，我是想著把整個凱撒沒出閣的大家閨秀都請來，我可以趁機帶著荷珠認識一些夫人。至於那些未出閣的小姑娘們，還要妳帶著她一一結交才好，妳人緣好，最好把妳的那些手帕交都介紹給荷珠，讓荷珠與她們慢慢交好，融進那些圈子。」

原來是為了這事，是她的錯，早就不該抱有幻想。

「瀾音會按照夫人的意思去做的，若是沒別的事，瀾音先回去了。」霍瀾音起身。她走到門口的時候，宋氏喊住她。

霍瀾音回頭，臉上掛著淺淺的微笑，「還有什麼吩咐？」

半晌，宋氏搖頭，皺眉看著霍瀾音走遠，才問：「這孩子是不是生氣了？」

錢嬤嬤在一旁說：「怎麼會呢，三姑娘一想到自己是奴籍之女，還能被您當成親姑娘寵了這麼多年，作夢都要樂醒。」

宋氏仍舊眉頭緊鎖，笑不出來。

回去的路上，霍瀾音心裡異常平靜，只不過她睡眠不足，又被寒風吹著，頭疼得厲害。回去後也沒補眠，她坐在窗下，心平氣和地照著地圖描畫，努力讓自己記下來地圖上的每一處。

桌下的籃子裡捲著一張又一張或略或詳細的地圖。

而在望霄院中，衛瞻坐在一把椅子裡，兩條大長腿交疊著，腳踝搭在身前的茶几上。

為衛瞻把脈之人是江太傅，也是衛瞻的老師。衛瞻被發配西荒時，江太傅以失職之由奏請同行，沒想到陛下竟然應允。也正是江太傅的同行，讓天下人猜測陛下只是一時之怒。

奚海生是西廠督主的左膀右臂，身手了得，一路同行擔任護衛之職。

林嬾嬾端立在衛瞻身後，小豆子站在門口。

奚海生道：「按照霍小將軍的意思，前路會有刺客伏擊，需要當心。只是信中未曾提及是何人想要刺殺殿下，依殿下的意思是？」

衛瞻沒說話。

奚海生等了又等，再次開口，「殿下？」

「什麼？」衛瞻問。

奚海生愣了一下，又重複一遍。

衛瞻忽然用力一踹，將搭著的茶几踢走，煩躁地罵了句髒話。

衛瞻出事後性情大變，幾個人都知道他現在的脾氣，也不說話，等著他自己平復。

過了許久，衛瞻依舊沉默，幾個人察覺出來他又走神了。

江太傅主動問：「讓之，你在想什麼？」

「女人。」衛瞻沉著嗓子吐出兩個字。

守在門口的小豆子瞪圓了眼睛。殿下想女人？嘿，簡直比他想女人還稀奇，不是他聽錯了吧。

「把她給我叫來。」衛瞻陰沉沉地說。

林嬾嬾警告地看向小豆子，小豆子立刻回過神來，應了一聲去請人。

江太傅收拾著藥匣，問：「殿下昨夜睡得可好？」

衛瞻沒開口，林嬾嬾代為回答，「殿下今日上午巳時過半才醒來。」

江太傅滿意的點頭，笑著說：「看來這以人為藥的偏方還是有用的。」

衛瞻冷冷地吐出一個字，「臭。」

「連續斷食七日，只以藥為食，身上的藥味自然濃重。不過早聽聞周府二姑娘身帶異香，已是最好中和藥味之人。若換一個人，藥味更重，殿下恐更難接近。」

頓了頓，江太傅又道：「殿下多忍耐些，也不要忘記服藥。」

衛瞻不耐煩地說：「都餵給她吃。」

江太傅搖頭，「她不過起安神之用，免得殿下夜不能寐終至枯乏。邪功之損，還是要靠殿下您自己服藥下針……」

「老頭兒。」衛瞻上身前傾，拍了拍江太傅的頭，「你這麼囉嗦，要不是我老師，早被砸了腦殼兒。」

江太傅既不氣也不意外，慈笑著說：「能做殿下的老師，是文隆之幸。」

衛瞻沉默，將江太傅被他拍歪的玉冠重新擺正，然後懶洋洋地向後靠進椅背裡，伸出手要來霍小將軍連夜帶來的密信，認真地重新看了一遍。

霍小將軍霍佑安是驍勇大將軍霍平疆的獨子，隨他父親自幼長在軍營中，雖然他的戰功和能力遠不及他那戰神一樣的父親，可也是個不可多得的少年英豪。這次前來送信是祕密行事，昨夜親手交了信後立刻離開，就連周家人都不知道他昨夜

曾來過。

北衍曾遭滅國之難，國破家亡，為奴十載，才迎來衛瞻父皇永銘帝的復仇之役，披荊斬棘，收復河山，再建北衍王朝。衛瞻的父皇當年並非亡國之君，只是皇室宗親，北衍亡國之後，他聯合宗室其他子弟，憑藉著過人的武藝和才能招兵買馬。那時霍平疆只是個火頭軍，永銘帝慧眼識珠，連連提拔一身蠻力的霍平疆，甚至親自點撥他武藝。後來，永銘帝和霍平疆一刀一戟斬遍西蠻賊子，殺出一條血路，終闢河山。

即使已經過去了近二十載，亡國之痛北衍子民未曾敢忘。民間曾有一首廣為流傳的民謠，大意是若有土匪打家劫舍，鄰人會忌憚惹禍上身視而不見。然而倘若是西蠻人出現，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幼齒童子也會不要命地衝上前。

這也正是北衍極其重武輕文的原因，雖然朝廷已經盡力提高文人地位，可收效甚微，這種狀況恐怕還要持續些年頭。

宮中，永銘帝手握書卷，聽著暗衛的稟告。

「大殿下如今因為暴雪停在凱撒，從得到的消息看來，的確有民間的殺手埋伏在大殿下前往西荒的路上。」

永銘帝翻了一頁書。

西廠督主等了等，才問：「陛下，可需派西廠的人暗中保護大殿下？」

「不用。他要是連那些民間的殺手都應付不了，死在外面也沒什麼可惜的。」永銘帝說道。他左臂突地一陣酸痛，氣得他把手中書卷扔到長案上。

他偏過頭看向自己的左臂，罵了句，「逆子！」想了想，他又罵了句，「畜生！」他的左臂差點被衛瞻活生生撕下來。

而永銘帝口中的畜生，此時正一邊黑著臉由江太傅施針，一邊等著霍瀾音前來。霍瀾音正在房中專心描畫地圖，得知小豆子過來請她，她放下筆，望了一眼外面滿天的晚霞，時辰還早，居然這麼早就喊她過去。

她收了筆墨，簡單收拾了一下便出門，剛剛邁出門檻，腳步忽然停下。

「怎麼了？」姚嬾嬾問。

「落了東西。」霍瀾音轉身回屋，將放在盒子裡的匕首帶上。

拐過月門，霍瀾音迎面撞見府裡的大姑娘周靜蘭，兩方都愣了一下。周靜蘭是趙氏的女兒，出嫁沒多久夫君意外去世，周家沒讓她留在夫家守寡，讓她重新歸家。而故意調換霍瀾音與周荷珠的人正是趙氏。

當年戰亂，北衍男丁無不上戰場，周玉清也去了，家鄉被滅，大火屠城。戰後，周玉清多方打聽，得知妻兒死在那場大火屠城中，五年後再娶宋氏。可宋氏懷孕沒多久，周玉清才得知當年屠城時，趙氏帶著兒子和女兒事先逃走，逃過一劫。周玉清上表朝廷，仿效古人的平妻之制。在這個年代消息閉塞，戰亂讓百姓流離失所，多少人與家人走散，一輩子再不得見，倘若多年後久別重逢，不知是多麼

幸運。如今北衍，像周玉清家中這般的平妻並非特例，若真因亂戰分離多年後再相聚，男人又已經再娶，只要兩方同意，特允平妻之行。

可一個家兩個女主人總要起爭鬥，這十幾年，趙氏和宋氏一直不和，勾心鬥角，霍瀾音與周靜蘭自然也是不和的。

「這是去哪兒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又是過去伺候人。」周靜蘭掩唇譏笑，「瞧瞧，像不像青樓裡等著翻牌子的女人？」

霍瀾音平靜道：「大姑娘這是要給妳的母親送飯去嗎？」

趙氏做的事情被揭穿後，被周玉清關在房中，不允許她踏出房門半步，也不准她身邊的下人去伺候，不過周靜蘭這個親女兒一日三餐去送飯倒是被允許的。

周靜蘭冷笑，「看來妳很關心我的母親，哦，也是，正是我母親把妳和荷珠交換，才讓妳當了十六年的千金大小姐，被人伺候了十六年，享了十六年的福氣，自然得感謝我母親。」

「那就煩請大姑娘代我向妳的母親道謝了。」霍瀾音平靜地說。

周靜蘭收起譏笑的表情，上下打量霍瀾音。半晌，她歎了口氣說：「我從小就喜歡和妳爭和妳搶和妳比，沒想到到頭來，妳只不過是個奶娘的孩子，我不知道該高興還是不高興，真是沒勁又可笑。」

見霍瀾音毫不動怒的樣子，周靜蘭覺得沒趣，轉身回自己的院子，她甚至覺得過去這些年和霍瀾音的爭鬥都變得可笑起來。

「音音？」姚嬾嬾擔憂地拉住霍瀾音的手腕。

霍瀾音反而安慰似的拍了拍姚嬾嬾的手背，說：「我和她從小吵到大，早就不會因為她說的話生氣難過了。」說完，含笑往前走，心裡還有話沒有說。

她不會因為不在意的人而難過，而她在意的人卻能輕易將她傷得體無完膚。

霍瀾音趕到望霄院時，衛瞻的施針還沒有結束，雖然知道姚嬾嬾不會聽話，但還是勸她先回去，不要在外面等她，然後才踏進那間昏暗的屋子。

林嬾嬾手心托著燭碗，像第一次帶霍瀾音進來時那般，引著她在床沿坐下，說道：「殿下在施針，夫人稍待片刻。眼下這個時辰夫人應當還沒用過晚膳，床頭小几上放著小食和茶水，夫人若是餓了，先用一些。」

林嬾嬾將盛著半截蠟燭的燭碗放在床頭小几上，說：「這蠟燭給夫人留下。只是殿下不喜光，等殿下進來時，請夫人熄了燭火。」

「多謝林嬾嬾。」

林嬾嬾頷首，退了出去。

霍瀾音偏過頭，目光落在床頭小几上搖曳的燭光，帳內暖融融的，她從外面的風雪中走進來，瞬間被屋子裡的暖意席捲。昨夜心驚膽戰，一夜未眠，今日只在中午補眠了一刻鐘又被宋氏喊去，後來回到住處，困得頭疼，可卻沒法睡著。

此時屋裡安安靜靜，她望著昏暗的房中唯一搖曳的細小燭火，慢慢的，她垂下眼瞼，挺直的脊背也逐漸軟下，歪倒在床側，睡著了。

衛瞻施針之後，又帶著奚海生離開周府一趟。回來時，看見姚嬾嬾抱著一件棉衣等在枯柳下，他讓奚海生去讓姚嬾嬾回去。姚嬾嬾望了一眼房門的方向，才答應

下來，轉身離開。

衛瞻繼續往前走，走到門口的時候停下腳步，轉身望向院門的方向。

奚海生自然察覺到姚嬾嬾並沒有走，而是躲在院門外。他問：「要不要趕她走？」

衛瞻想了一下，問：「她昨天晚上也一直守在那裡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守什麼？守屍嗎？」衛瞻冷笑一聲。

奚海生沒敢接話。

「算了。」衛瞻擺了擺手，「隨她的便。」

Crescent Family